

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

从海德格尔的解读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王金林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017495

B516.54

W230

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

从海德格尔的解读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王金林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7017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从海德格尔的解读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 王金林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11

ISBN 7-5320-8239-3

I. 世... II. 王... III. ①海德格尔, M. (1889~1976) —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516.54②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85441号

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

——从海德格尔的解读看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王金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插页 4 字数 159,000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本

ISBN 7-5320-8239-3/G·8294 定价:(软精)13.00元

内 容 简 介

本文通过海德格尔对马克思哲学的独到解读这一国内学界尚未充分注意到的视域,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海德格尔一方面对唯物史观对历史事物本质性的把握赞叹不已,推崇共产主义对世界历史意义的本质道说;另一方面又指认马克思哲学为人道主义之一种或形而上学的颠倒者,并未真正超越形而上学。海氏解读的二律背反性表明其把唯物史观重新置回近代语境之中,因而只是把握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之“概念”,尚未真正把握其“本质”。但这并不妨碍本文借此独到视域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作一番新的观照。这一观照当然必须把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主要精神包含在内。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正体现在它对理智形而上学近代性的突破之上。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全部形而上学之要害在于以理念、概念或思维形式来冒充感性现实或对象性活动,究其实质是以被救平了的时间结构即现在来理解存在的真理。形式化的范畴放逐了历史性的真正基础——时间性,把人的有限性连根拔除。有限性因而对形而上学而言成为难以逾越的障碍,人的时间性的存在方式根本就未进入形而上学的视野。马克思对形而上学传统的超越是从感性活动入手的。他把人的本质规定为劳动,而劳动对人的生成本身就是历史性的。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其有限性恰恰表现在人的本质的历史性当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只能在抽象的无限性中不停地旋转,因为思辨哲学把对象性本身给扬弃掉了。而对象性原理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却具有本质重要性。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在马克思那里是非存在

物。存在从来都是对象性的存在。但此对象性或对象化并非海德格尔意义上视一切存在者为质料的“对象化”。海氏之误读唯物史观与其对此二者不加区分有关。马克思的感性存在论对人的有限性的挖掘,使他能够把黑格尔否定之否定原则对历史的抽象的、思辩的、概念的表述转化为现实的、具体的、感性的表述。由此,时间性这一被逐出范畴殿堂千年之久的哲学弃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共产主义因而成为对正在展开的世界历史的一种本质道说。

序

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是一项历史的任务。这项任务本身是由历史规定的,正像其意义是由历史所揭示的一样。鲜明地提出这一任务,不仅在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在于这一境况本身的基本前提时时处于遮蔽状态,而且尤其在于我们民族自身的历史性,在于这种历史性的错综繁复。如果说,马克思哲学乃是思入我们时代处境之基本前提的楔子,并因而是思入我们民族之历史性的一项伟大资源,那么,此一哲学之当代性的阐明便成为切近地关乎我们自身的历史任务了。

然而,这一工作并不是轻易的和一蹴而就的。撇开其间的问题以及问题的焦点总是历史地同我们照面这一点不谈,艰难之处往往在于:我们——不仅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而且是我们的语言、行为和生活——沉浸在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性(modernity)之中;而现代性的本质,作为硬化了的内核,就是形而上学;并且就像它曾经完成在黑格尔哲学中一样,它如今已最彻底地完成在知性科学及其最遥远的变换样式中。在这样的处境或氛围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就往往变得晦暗不明了,或者至少也变得支离破碎了。因为真正说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首先就在于它对整个现代性的批判——亦即澄清其前提并划定其界限,在于这一批判从原则高度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

但是,这一原则高度并不是始终被人们清楚地意识到的,在我们上述已提到过的处境或氛围中,这样的原则高度时而被遗忘,时而在辞令上被保有,因而并不足以成为内在巩固的东西。当

“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大踏步地向实证主义退却并且在存在论基础上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妥协时,当卢卡奇不无道理的“矫枉”仍然局限在黑格尔哲学的基地上并且在晚期的存在论建制上表现出退化倾向时,当“社会批判理论”初始的犀利锋芒终于被湮没到浪漫主义的梦想或放弃原则高度的调和时,情形难道不是如此吗?在这里,真正的核心、枢轴或关键在于存在论的根基;此事不明,则马克思哲学的近代解释虽然仍可以徒有其表地维持其对现代性的“批判”,但其根基却已从内部“爆裂”了。由此爆裂而产生的碎片如若支配着对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理解,其原则高度就势必迹近湮没无闻。因此,一个历史地形成的见解是:在今天,虽然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释将是内容丰富和范围广阔的事业,但其原则高度的昭彰与守护则唯赖存在论根基之澄清一事。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乃是这一路径上一种可贵的尝试与探索。王金林博士的工作之所以值得嘉许,当然并不是因为他的每一个论说都是妥实精当的,而是因为其目标以及达于目标之努力。在这样一种探索的努力中,前行的勇气要比妥实精当可贵得多,虽说后者在学术上并不是不重要的。王金林博士的努力,约略有三:第一,志于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或当代意义——马克思哲学所开启的境域是当代性质的,而不是任何一种近代性质或形而上学性质的;第二,尝试由存在论的根基处阐扬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虽说此项工作决非轻易,论述亦非完备,但由此处下手用力,可谓直截根源;第三,探讨论述之路径,大抵依循自觉之“对话”——由对话而开启当代哲学境域以及马克思哲学在此一境域中之观照。

这里的“对话”一词乃取最广泛的解释学含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包含狭义的“文本解读”。文本的客观性或客观意义并不是现成的东西,换言之,并不是现成地居住在文本之中的东西,而是在对话的途中被构成的。当代语境同样不是现成的、绝对空间般的

东西,它是在“对话”和“追问”中生成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阐明取决于此种对话的开展,而此种对话的开展既引发于当代人类的生存境况,同时也是对此种生存境况的揭示——确切些说,是它的自我揭示与谋划。

由此看来,王金林博士的这本著作便值得一读了,其意义亦在追寻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对话历程中呈现出来,至于其不完备或不周全之处恰恰可以是生长性的标记,而这就需要持久的努力。

吴晓明

2002年初春於复旦园

目 录

导言：问题的由来	1
一、苏东剧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需要新的理解	2
二、人类困境：唯物史观需要重新解读	6
三、先行体会：资本所到之处，劳动皆成雇佣	8
四、温故知新：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当代视野	11
五、聚事会物：更源始地领悟共产主义的意义	16
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解读	18
第一节 人道主义之一种	19
第二节 形而上学之颠倒	23
第三节 欧洲天命的经验	30
第四节 基本视域的差异	34
一、劳动所开启的对象性存在视域	34
二、生存所开启的在世视域	38
第二章 时间性的遮蔽：形而上学的要害	43
第一节 “理念论”：形而上学的整个视域	44
第二节 “我思故我在”：思与在之二元劈分	51
第三节 “先验图型论”：时间与“我思”的初次接触	58
第四节 “实体即主体”：存在沦为直接性	68
第三章 感性存在论：历史性的呈现	78
第一节 对整个形而上学的批判	78
一、本质上是实践的“对象”、“现实”与“感性”	78
二、费尔巴哈人本学的抽象	84

三、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双重错误	87
第二节 感性存在论的突破	89
一、马克思的困境	89
二、感性存在方式	92
三、思维与存在在人的有限性基础上的统一	99
四、对象成为对象性的人与人成为社会存在物	101
五、辩证法的时间性	103
第三节 共产主义的存在论境域	106
一、“粗陋的共产主义”	106
二、“政治的共产主义”	109
三、“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110
四、“社会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113
第四章 有限性的敞开	118
第一节 人的有限性的不同显现	119
一、在世之在	120
二、对象性存在	123
三、忘在的根源	126
第二节 原初体验对理论态度的反动	128
一、原初体验	128
二、理论态度	131
三、理论或澄明	134
第三节 无对虚无主义现成性的消解	135
第四节 “思”与现代人的困境	141
一、“技术人”	142
二、“思”	143
三、“思”与理论及实践	145
四、超价值的“思”	148
结语：本质道说	151

一、“是”或“应当”	154
二、到属人的历史—自然中寻求存在的意义	157
三、“同一事情”的不同道说	163
主要参考文献	167
附录 现成性的终结与历史性的凯旋	169
后记	203

导言：问题的由来

西贤有言：哲学起于惊奇。本文亦然。本文源于二谜，一为历史之谜，一为思想之谜。前者关乎马克思，后者涉及海德格尔。历史之谜在于：一方面，马克思富有洞察力地揭示了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资本的真相，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崩溃命运；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则使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末期的遭遇立刻成为一幅讽刺画；这就不免使人顿生疑窦：“证伪”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自身难道被历史“证伪”了吗？思想之谜在于：海德格尔一方面把唯物史观划入人道主义，指认马克思是最后一位形而上学家，另一方面又对共产主义关于世界历史意义的道说赞叹不已，坦言现象学、存在主义乃至迄今为止一切形而上学都不能望其项背，这两方面是如何被海氏统一起来的，不能不说是一个谜。赖此二谜，遂有本文之作。

本文的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但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理解离不开对马克思哲学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定位。这本来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对马克思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中的位置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要想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显然是不可能的；反言之，倘若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没有一个深切的把握，要想弄清马克思哲学在哲学传统中的位置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理解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定位实乃是共属一体的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过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的理解尽管出现在一篇博士论文中，但却绝对不是纯粹出于理论的兴趣。我们有我们的关怀，这就是对于世纪末中国人命运的关怀。

这种关怀如果要有切切实实的内容,它就必须是对人类命运再思考的结果。中国人的命运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与这个世界结下——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不解之缘了。而且种种历史迹象表明,此缘是有方向的,一旦结上,就无回头是岸之说了。因此,中国人的命运比诸西方诸邦就更多了一层意义,即在西方文明日益展开为世界文明的时候如何坚持自己文化的特殊性。

一、苏东剧变：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需要新的理解

诞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哲学在 20 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据说遭到了最为严重的挑战,并且在这一挑战之下一蹶不振;而且据说,这一挑战不是来自理论,或者思想,而是来自马克思引以为豪的社会历史实践: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分崩离析。世界目睹着社会主义阵营多米诺骨牌似的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红旗落地,东德随着柏林墙的坍塌跌入西德的怀抱,最干脆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自毁长城,訇然瓦解,一夜间索性成了“前苏联”。面对这一巨大的历史事变没有人能够闭目塞听。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白纸黑字地预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①然而现实仿佛正好相反:资产阶级不仅没有灭亡,反而正在“东扩”,气焰咄咄逼人;而无产阶级则不仅没有胜利,反而日渐偏安一隅。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谈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似乎除了唱一曲挽歌之外别无它事可为。

苏东剧变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现在评价显然为时太早。它需要与其规模相称的时间来展示自己。然而,有一个结论似乎早已不言自明,那就是苏东剧变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而这就标志着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84 页。

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哲学的破产。马克思哲学破产了，松了一口气的资本主义到处嚷嚷着自己的丰功伟绩。在苏东剧变之后，再来谈共产主义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显得是那么的不识时务。这还有什么好谈的？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哲学及其后果不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吗？

“当今世界上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抑或毋宁说是正在走向统治地位的过程之中的话语，它是关于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的话语，关于马克思主义（这多半与前者不是一回事）的话语，关于共产国际和世界革命的话语，关于由马克思主义所启发的革命模式或多或少的缓慢瓦解的话语，关于社会……的迅速、仓惶、不断地解体的话语，如此等等。……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确实确实已经灭亡了，所以它的希望、它的话语、它的理论以及它的实践，也随之一同灰飞烟灭。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①

然而，这种霸权话语根本不懂，马克思哲学不是那种拿来就用的早已铸就的金币，也不是那种用过之后就可以束之高阁的工具。马克思哲学必须并且正在当下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展开自己的全部本质力量。它与存在与历史与社会与自然与人的本质关联是如此紧密，以致于它就构成存在历史本身之一部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实际上是人类自身命运的一种呈现，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外在虚构。我们几乎可以说，当代人都是某种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当代人身上本己的马克思主义性导致了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成立。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哲学当代性与当代人的历史命运是本质相属的。德里达说得好：“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具有某种哲学和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75—76页。

科学形式的谋划或者说允诺的绝对独特性的继承人。”^①因此，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研究是“地球上所有的人”的需要。时代需要此时此刻的我们探讨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代性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出于本己的需要。

当那种霸权话语大谈特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历史、证明、事实、失败、胜利、破产等一切之时，也许并不像它自己所以为的那样知道它在谈什么。在本文看来，苏东剧变如果给当代社会的启示是共产主义此路不通的话，那么这一结论有可能造成的危害就不是苏东剧变本身所能比拟的了。或者换言之，如果人类不能从苏东剧变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而是从反面得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灵了”之类的结论，那么可悲的恐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人类自己了。共产主义是对世界历史生命的本质道说，人类正是在这类道说中追赶自己的命运的。

马克思哲学已经被合法地“证伪”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去意识形态之蔽，返回事情本身，从存在论境域上去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否则，我们就只能戴着“国民经济学”的镣铐，踩着资本扩张的节奏“翩翩起舞”。这番情景出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之后，实在是对马克思的莫大侮辱。须知，马克思毕其终身精力所为者，一事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但是，苏东剧变对于我们思考马克思哲学也不是一点启迪也没有。事实上，正是苏东剧变促使我们从更深的层次上去思考马克思思想之真谛以及马克思主义之命运。因为共产主义在苏东的挫折恰恰表明马克思哲学在存在层面尚需等待历史充分地展开自己的内在可能性，从而真正迎来自己的时代。在异化劳动条件下，马克思哲学如何在历史中为自己寻求一条通向共产主义存在之路，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人类也许还需要比人们通常所设想

^①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第127—128页。

的更长的历史时间并经过更多的异化阶段才能最终修成正果。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理想不理想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的内在可能性必须并且必然要充分实现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历史必然性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历史社会在其可能性没有充分展开之前是不能够寿终正寝的。

具体而言，苏东剧变对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至少有三方面的启示：首先，马克思哲学究竟应当在什么境域里来理解，是在近代哲学的视域中理解，还是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来理解？其次，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命运究竟如何，是在东方世界打了一个弯之后，返回西方，还是它其实早已深入到历史的本质处与人类之命运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了？再者，马克思哲学作为人类对自己存在的一种本质重要的把握，其与当代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是承接，或反对，还是对“同一回事”的不同道说？这三个问题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样一个根本关怀：人类的出路何在？或者借用康德的说法，即，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我应当怎么做？最后归结为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这一追问使人的有限性或历史性问题敞开在当代视域之中。

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关注与阐述不是出于无所事事闲极无聊，亦非为马克思哲学而马克思哲学，而是有我们自己的当下之关怀，有我们对人类当下处境与境遇之忧之虑。这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切切实实的危机使然。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人类显得是那么的有力量，知识就是力量早已融入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但同时人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而且这种危机不是什么局部的问题、枝节的问题，而是总体性问题、根本性问题。人们一方面对自己驾驭历史与自然的能力充满信心，坚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只有暂时尚未解决的问题，没有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一方面，历史与自然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在昭示着人类存在

的本质性的深层危机。海德格尔的说法是“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关于人有那么多的并且如此杂乱的知识。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使关于人的知识以一种如此透彻和引人入胜的方式得到了表达。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有能力将这种知识如此迅速而轻易地提供出来。但也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对于人是什么知道得更少。没有任何时代像当代那样使人如此成了问题。”^①

人如此成问题,以致于苏东剧变急急忙忙地挤进历史此境。因此,从哲学上讲,苏东剧变宁可说是人类存在出了问题的一个当下表征。苏东剧变之后检讨马克思思想的成败得失,远远不是一种应急之权宜之计,而是要把人类存在问题再次带入思想境域。

二、人类困境：唯物史观需要重新解读

唯物史观对历史、自然和人的理解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遭到许许多多的误解与歪曲。其中最具本质性错误的是把唯物史观读作经济决定论,似乎历史潮流自己在历史规律的作用下会自动长入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成了唯物史观的决定性范畴。要是把这种解读与上述“证伪说”两相比照,人们不难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所周知,苏维埃政权恰恰诞生于经济落后的沙俄帝国,如果按照经济决定论话语模式,唯物史观对它的崩溃就难负其责。然而当代霸权话语却可以一方面把苏东剧变归咎于共产主义运动,另一方面又把唯物史观解读为经济决定论。不知道它是如何自圆其说的。

今天,当我们忽然发现自己身陷困境,历史必然性正以其不可阻挡之势把我们逼入不能自己的境地之时,唯物史观就有了重新解读的必要,如果我们还想寻求一条生路的话。那么,我们应当如

^①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第100—101页。